



Original Article

An open letter to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Lisheng Zhang¹

Abstract

In a letter to Guofeng Hua, Xiaoping Deng and Yi Fang, dated January 11, 1978, T. K. Huang claimed to have proposed focusing on the North China Plain, Songliao Plain, Ordos Basin (namely,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asin), and Sichuan Basin as key areas for petroleum exploration based on his continental origin of petroleum theory. He asserted that his proposal led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Songliao and North China Oilfields. However, evidences from various sources, including resolutions from the first and second working conferences of petroleum reconnaissance, C. Y. Hsieh's 1955 report, and T. K. Huang's 1957 report, contradict these claims, indicating that they are unfounded. Furthermore, T. K. Huang did not identify the range of petroleum reconnaissance nor provide strategic selection for petroleum reconnaissance areas, nor did he offer an optimistic assessment of China's petroleum prospects. Although T. K. Huang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Daqing Oilfield, it is untrue that his work was free from theoretical constraints or single-handedly altered the perception of China's petroleum potential. Despite T. K. Huang's passing, his fraudulent behavior should be exposed, condemned, and not praised. Efforts by entities such as the Geological Review,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and Professional Committee for the Histor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to conceal the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the theory of continental origin of petroleum guiding petroleum exploration must be addressed by the Society's leadership.

Keywords: T. K. Huang; a letter; the theory of continental origin of petroleum; the discovery of the Songliao and North China Oilfields; the lie;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Affiliation Info: ¹ Retired research professor, Chengdu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the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P.R.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 Zhang, LS, MSc, Research Professor; Email: mlr1121@126.com.

Citation: Zhang, LS. 2025. An open letter to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Naturalis Scientias*, 2 (1): 394-406. DOI: <https://doi.org/10.62252/NSS.2025.1027>. www.naturalisscientias.com.

Copyright © 2025 by the author. Published by *Naturalis Scientias*.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CC BY-NC 4.0)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About the author: In 1966, LS Zhang graduated from the 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with a master's degree in mineral deposits, and has been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of geology of mineral deposits, geochemistry, and histor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since then.



致中国地质学会的公开信

张立生

摘要

黄汲清 1978 年 1 月 11 日致华国锋、邓小平和方毅的上书信声称，他 1955 年依据他的陆相生油理论，“提出了把华北平原、松辽平原、鄂尔多斯盆地（即陕、甘、宁盆地）和四川盆地作为‘普委会’找油的四大重点地区。‘普委会’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很快做了部署，开展了工作”，从而发现了松辽和华北油田。地质部第一次、第二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的决议，谢家荣 1955 年 3 月在全国地质会议上所作题为“一九五四年普查检查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黄汲清 1957 所作报告《对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竺可桢先生 1957 年 5 月 26 日的日记都无可辩驳地证明：这是不折不扣的谎言。黄汲清既没有指出过石油普查的方向，也没有提供过石油普查的战略选区。他 1950 年代对中国石油远景没有乐观的评估。虽然黄汲清对大庆油田的发现也有重要贡献，但所谓黄汲清突破理论束缚，摘掉中国“贫油”帽子，没有一点点道理。虽然黄汲清先生已经过世多年，但他弄虚作假的行为，应当予以揭露和谴责而绝不应当唱赞歌。中国地质学会所属《地质论评》和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压制不同意见，竭力掩护陆相生油理论指导石油普查发现大庆油田的谎言应该受到谴责，应当引起学会领导的重视与问责。

关键词：黄汲清；上书信；陆相生油理论；发现松辽和华北油田；谎言；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压制不同意见

中国地质学会，许大纯理事长，韦延光秘书长，各位理事：

大庆油田发现历程中的地质科学工作问题，在中国闹腾了几十年，在中国地质界可谓人尽皆知。经过长期的努力，现在已经查明，所谓陆相生油理论指导石油普查，从而发现大庆等油田，是不折不扣的谎言。

黄汲清在 1978 年 1 月 11 日上书华国锋、邓小平、方毅的信中声称，他 1977 年 6 月 14 给邓小平的信“没有反映存在于地质界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我国东部的大油田（包括大庆、胜利、大港、长庆等油田）到底是怎么发现的。这主要是考虑到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到我个人的历史作用，而我不想为个人争荣誉”，“现在看来，不把这个问题反映出来，不说清楚，在地质界真正落实党的‘双百’方针，充分调动地质战线广大人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有很大困难的。”¹

黄汲清在信中说“长期以来在地质系统有少数领导同志不执行百家争鸣方针，压制不同学术观点，在我国东部油田的发现上弄虚作假，不顾事实地胡乱吹嘘”¹，“我国大庆等东部油田的普查和发展与地质力学的理论无关，这是事实”¹，宣称：“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我只有坚持科学真理的义务，而没有容忍谎言的权



力。”“我深感有责任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有责任把地质界的这个重大问题反映给你们。”¹

但声称“只有坚持科学真理的义务，而没有容忍谎言的权利”“不想为个人争荣誉”的黄汲清，却有过的而无不及地“在我国东部油田的发现上弄虚作假，不顾事实地胡乱吹嘘”他自己：制造了他“依据陆相生油理论”提出了“找油的四大重点地区”的建议，以陆相生油理论指导石油普查，发现大庆油田的谎言。他说：

“我国东部几大油田普查工作是 1955 年初在当时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简称‘普委会’）的直接主持下开始进行的，当时我作为‘普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提出了把华北平原、松辽平原、鄂尔多斯盆地（即陕甘宁盆地）、四川盆地作为‘普委会’找油的四大重点地区。‘普委会’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很快做了部署，开展了工作。我的建议是根据‘陆相生油’理论（这一理论是我国地质学家潘钟祥教授和我在四十年代初期分别提出和发展起来的）和我的大地构造观点并结合我国多年来的地质工作实践而提出的。这一历史事实是‘普委会’广大干部、技术人员都知道的。在此之后，我又编制了《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把上述四大地区用橙红色明确圈出，并于 1957 年 3 月 8 日在全国石油普查会议上，配合这张大型挂图，作了题为《对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区》的学术报告。‘普委会’及下属松辽普查大队经过 1955、1956、1957 三年的工作，……从而完全证实了松辽平原的含油远景（华北平原和其他地区在以后几年也相继被证实有含油远景）……我谈这些并不是宣扬我个人，而是因为这一科学历史事实被篡改了¹。

真实的历史是：

一、在 1955 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石油普查之前，先后指出中国东北大平原下可能有油的地质学家有：阮维周²、翁文波³、谢家荣⁴⁻⁹、李春昱¹⁰、孙健初¹¹、高振西¹²、李四光¹³、以及援华的苏联专家¹⁴⁻¹⁵，但没有黄汲清。其中尤其值得提到的是谢家荣指出的：“东北还没有发现的矿产，最重要的是石油，……日本人在锦州和扎赉诺尔二区对于石油的钻探，虽然没有成功，却是很有理由的，我们将来还应该继续做，并且要扩大范围，彻底钻探”，“从区域方面讲，我们将来的测勘工作，要特别注意北满，因为北满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处女地，……中生代煤田炭分的特低；和沥青的产生（如扎赉诺尔），可能有发现油田的希望”⁵，以及“要特别注意海相的第三纪或中生代地层。在华北、华东、甚至东北的广大平原下，已有种种迹象指出有广大海水侵入的可能。如果不谬，那末，含油的希望就很大了。所以这些地区应作为可能油区而予以密切注意。”⁶

1950 年代，华夏大地上还弥漫着“中国贫油”的雾霾，中国究竟是“有丰富的石油”，还是“真正的贫油”？谢家荣的回答是：“中国肯定是有油的，并且其储量一定是相当丰富的”“可以推测它的分布是很广泛的”⁹，只要将各大含油盆地的储油层和圈闭类型研究清楚，“只要钻探能赶得上地质工作，我想许多巨大新油田的跟踵发现，是在意料之中的”¹⁶；李四光的回答是：中国的石油资源是丰富的¹⁷；黄汲清的回答是“如果我是一个投机政客，何妨拍拍胸膛说：‘中国的石油资源丰富的很，只要你给我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我保证在十年八年之内，找到一批大油田。’但是作为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工作者，我不能这样讲。”“我若是随心所欲地、完全不考虑后果地作



出答复，那将是一种犯罪。”“因此，我没有直接采用‘是’或‘不是’的方式回答问题，而是委婉地、可以说是绕圈子的办法把问题摆出来，让陈副总理自己考虑”去！^{1 & 18}

1950 年代，在刚刚获得新生的华夏大地上，在即将开展全国范围的石油普查的前夜，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找油？回答这个问题的是谢家荣的《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⁹和李四光的《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¹³，而不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黄汲清的“大胆设想”¹⁹⁻²⁰。

谢家荣的《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将中国的含油区域分为三大类 20 个区⁹，1950 年代的石油普查战略选区无一例外都是它指出的地区；李四光的《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将中国可能的含油气分为 4 个区含 10 多个地区¹³，1950 年代的石油普查战略选区大多也是它指出的地区。黄汲清至少在 1956 年第二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结束之前，没有只言片语提到过中国东部平原的石油远景，没有指出过中国找油的方向，也没有提供过石油普查的战略选区。

二、根本就没有黄汲清在 1955 年“提出了把华北平原、松辽平原、鄂尔多斯盆地（即陕甘宁盆地）、四川盆地作为‘普委会’找油的四大重点地区”这回事，也就更没有什么所谓“普委会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很快做了部署”这回事。

1955 年的石油普查项目是在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期间，在谢家荣和黄汲清主持下，经过专家们集体讨论决定的，会议的讨论结果是由黄汲清向部务会议汇报的¹⁷⁻¹⁸。没有任何理由将专家们的讨论结果说成是黄汲清自己的意见。

经专家们讨论后，按照当时可能组织起来的力量，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决议：组成 5 个石油普查大队即新疆石油普查大队、柴达木石油普查大队、鄂尔多斯地台石油普查大队、四川盆地石油普查大队和华北平原石油普查大队，分赴新疆的准噶尔盆地和吐鲁番盆地、青海柴达木盆地、鄂尔多斯地台、四川盆地和华北平原等 5 个地区进行工作²¹，而不是黄汲清“建议”的 4 个（华北平原、松辽平原、鄂尔多斯盆地、四川盆地）。其中没有松辽平原；松辽平原的工作是“在会议结束之后”，黄汲清“与谢家荣一道专门提出”的²²，由黄汲清出面授意苏云山起草“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设计任务书”²³，由谢家荣、黄汲清修改了该任务书²⁴，谢家荣并且“亲自起草了”“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工作方法”^{23,25}。松辽平原项目哪里是什么黄汲清作为重点地区提出的？并且会议结束后提出的松辽平原项目不是普查，而只是地质踏勘；稍微有点地质常识的人都清楚，一个地质情况不明、尚需进行踏勘的地区是根本不可能作为重点普查区的。

在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1955-01-20 至同年 02-11）闭幕近 20 天后，1955 年 3 月 1 日，普查委员会技术负责人之一、总工程师谢家荣在 1955 年全国地质会议（2 月 22 日至 3 月 17 日在北京举行）上所作题为“一九五四年普查检查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以后数年的石油普查工作应集中力量在准噶尔、柴达木、塔里木及河西走廊的四大盆地之中。华北、松辽及华东平原中亦有产油希望，应予以注意。在四川应注意川西川中各区，并应着重天然气的开发及利用”²⁶。这里根本没有黄汲清提出四大重点地区建议的影子。哪来的普委会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且还“是‘普委会’广大干部、技术人员都知道的”？



明明黄汲清没有指出过石油普查的方向，没有提供过石油普查的战略选区，明明1955年的石油普查项目是经过专家们集体讨论决定的，1956年新增的石油普查项目也是在第二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期间经专家们讨论决定的²⁷，有人却宣称，“《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代表谢先生的思想，《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代表李先生的思想”，但是黄汲清“是中国最顶层的地质学家，是地质大师”，“在工作思路，他不会受别人影响”，“他不会轻易地根据别人的观点来部署工作”，“作为普委的技术负责人，黄先生部署全国石油普查的思想与他们并不相同”，“黄先生部署全国石油普查，一是根据他的陆相生油理论”，“二是他的大地构造理论”²⁸。就是说，1950年代的石油普查是黄汲清一人根据他的陆相生油理论部署的，不关别人什么事！！

三、所谓黄汲清1955年提出了“找油的四大重点地区”，并没有任何可考的证据，因为它根本就不存在。为了要“留下”“证据”，只好在黄汲清1957年在第三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石油地质专业会议）上的报告《对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上动手脚。

中央档案馆藏黄汲清《对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提纲）》一共14页²⁹，其中根本就找不到所谓将鄂尔多斯、四川、华北平原、松辽平原作为找油的四大重点地区的蛛丝马迹。

1993年《黄汲清石油地质著作选集》出版，其中收入了经黄汲清“审阅定稿”的《对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比较中央档案馆的原件，它增加了一个“结束语”，正是在这个“结束语”中出现了“在4-5年以内将鄂尔多斯、四川、华北平原、松辽平原作为重点是正确的”³⁰。此外还加了一个“后记”，其中说：“报告由作者的助手任纪舜和华北石油普查大队主任地质师孙万铨作记录，此处发表的大部分照抄了任的记录，只有一小部分照抄了孙的记录。为了使词句通顺易懂，做了少数几处文字上的修正，绝不影响内容。”还说他在会议上使用的、已经丢失的1:300万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挂图上“各种不同含油气远景区的分别一目了然，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四川和鄂尔多斯四大地区特别引人注目。”³⁰也就是他在上书信中说的“我又编制了《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把上述四大地区用橙红色明确圈出。”

当然，报告提纲与正式报告不可能完全相同，后者应该更为详细。但是，竺可桢先生1957年5月26日听了黄汲清先生的同名报告之后的日记却无可辩驳地证明，黄汲清心目中最有远景的地区是准噶尔盆地，华北、松辽是排得很后面的，根本就没有所谓四大重点地区：

“晨六点起。九点和尹主任至北京饭店，听地学组论文报告。孟宪民《华南地区金属矿床的分布规律》……次黄汲清讲对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区。说从他看来目前所开河西老君庙每年出四十万吨，是小矿区，要和苏联Baku相比得年出千万吨，目前准噶尔盆地有此希望，克拉玛依看来这区可出百万吨，然尚系估计数字。次为四川油田，川东、川西、川南统有希望。柴达木也有希望，但尚难估计。次则谓华北、华东和松辽平原能够得第三纪海相即有希望。谢家荣《若干地区油气普查勘探意见》，认为……”³¹。



而且，即使到了大庆油田发现 3 年之后的 1962 年，黄汲清也仍然认为中国含油气地区最有远景的 4 个地区是：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和四川盆地³²（亦见本刊本期第 429-461 页张立生的另一篇文章：“正本清源 还历史本来面目--对杨丽娟关于黄汲清与中国石油普查两篇文章的质疑”），也证明根本就没有黄汲清 1955 年提出所谓找油的四大重点地区这回事。

四、关于《对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是到松辽平原找油的依据

黄汲清的上书信将其 1957 年的报告《对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说成是到松辽平原找油的依据，没有任何道理。

1950 年代石油普查的战略选区完成于 1956 年第二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对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是在 1955 和 1956 两年工作所得成果的基础之上作的，将其说成是 1955 年到松辽平原找油的依据就有如说女儿生了母亲一样的荒唐。

因此，曾经的李四光秘书郑明焕、周国钧同志 1979 年 5 月 4 日致信中国科协代主席周培源等驳斥黄汲清的上书信说³³：

“在写上封信之后，我们又见到黄先生一九七八年一月写的一封信。他说松辽平原的找油工作，是根据他的建议开展的。我们查阅了地质部档案，未见片纸只字有关黄先生建议去松辽平原找油的记录；查阅了黄先生解放前后，公开发表有关石油方面的文章，没有一篇提到松辽平原；二十多年来，除黄先生本人之外，我们也没有听到第二个人这样说过。我们见到唯一的一篇文字材料，是黄先生自己提供的，据说那是他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做（作）的学术报告的记录，题目是《对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在这个记录中，确实把松辽平原列为我国‘含油及可能含油区域’之一。但这是在李四光同志提出到松辽平原找油三年之后；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把松辽平原列为我国可能含油远景区一年之后；当黄先生做（作）这个报告时，地质队在松辽平原进行找油工作已进行两年了。尽管如此，但较他以前鼓吹“中国贫油论”，总算是个进步，也是值得欢迎的。但要把它作为地质部去松辽平原找油的证据，那就未免把马车栓在马的前头了。”

五、黄汲清在上书信中声称他提出四大重点地区是依据他的陆相生油理论，并为普委会“采纳”，一样是谎言：

1955 年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的决议说²¹：

华北平原是中生代以来的下沉地带，新生代的泥沙堆积甚厚，其中可能有海相沉积和产生石油的有机质，又由于喜马拉雅运动的发生，较老的平原沉积可能曾遭受到轻微褶皱，因此，华北平原是可能产生石油的。

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关于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的报告”更是这样写道³⁴：

华北平原冲积层的底部可能有海相沉积和轻微的褶皱以及产生石油的有机物质，近年地质工作及群众报矿都不断发现有油气苗。故华北平原底部很可能储有有工业价值的油气藏，如确属实，则其意义将异常巨大。



1956年第二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的决议说²⁷：

广阔的松辽平原的大地构造轮廓与华北平原相似，是一个晚近的下沉地带，其中堆积着很厚的新沉积。包括白垩纪地层以及第三纪和第四纪的疏松沉积，其中可能有含油岩系。

很显然，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的决议所反映的正是前述谢家荣 1952 年文章的观点⁶，根本没有什么依据陆相生油理论去华北平原找油的影子。

实际上，中央档案馆藏黄汲清《对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提纲）》中的白纸黑字是²⁹：松辽平原南部平原法库以南，海相第三纪很可能存在，值得进一步普查，北部平原南部的东部已发现海相第三纪（松花江统）。关键性问题是：（1）加紧进行物探，划分平原的构造单元，（2）配合浅钻研究中新世代地层，特别注意松花江统的海相第三纪，（3）海侵似不可能从苏联方面进侵，而是从渤海北来，因此应该在彰武一带用深浅钻证实海相第三纪的存在。

华北平原东部第一凹陷，可能有第三纪海相沉积，关键问题是 4 个，其中第 4 个是：研究有无海相第三纪沉积：首先在德州一带和汤阴、浚县以东用浅深钻追踪。江苏平原与华北平原关系。海滨沉积深度问题。

因此，前述郑明焕、周国钧同志 1979 年 5 月 4 日的信驳斥黄汲清的上书信说³³：

“黄先生在信中还说，一九五五年，他是根据‘陆相生油理论’，建议去松辽平原找油的，可是黄先生自己提供的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的报告记录稿，却做了一个相反的回答。在这个报告里，黄先生的观点恰好相反，他认为松辽平原可能存在海相第三纪，所以才值得进行普查的。”

于是，经黄汲清“审阅定稿”出版的《对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便干脆将报告中的“海相第三纪很可能存在，值得进一步普查”“修正”成了“通顺易懂”的“可以存在海相第三纪，应进一步做普查工作”³⁰，并且将报告中上述所有标为黑体字的部分、即所有有关海相第三系的文字（包括江苏平原的“海滨沉积深度问题”）“修正”（删除）得一干二净³⁰，再也看不见了（见张立生：《正本清源 还历史本来面目--对杨丽娟关于黄汲清与中国石油普查两篇文章的质疑》图 4），以便掩盖其当年将松辽与华北平原的含油气远景与海相第三系联系在一起的史实，毁灭其 1955 年以陆相生油理论为依据提出所谓四大重点地区是谎言的证据。但历史岂是“修正”（删除）得了的？

前述竺可桢日记中“华北、华东和松辽平原能够得第三纪海相即有希望”则将黄汲清当年将华北、松辽与华东平原的含油气远景与海相第三系联系在一起的史实表述得十分的简洁与透彻。

六、陆相生油理论最早是谢家荣在 1929 年，而不是潘钟祥在 1941 年、黄汲清在 1943 年提出的。黄汲清 1943 年的 Report on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Some Oil-Fields in Sinkiang（《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说的是“在新疆见到的许多石油都是非海相成因的。因为世界上许多大油田的石油都是海相成因的，还因为迄今所知陆相石油在世界石油工业中无足轻重，所以很显然，如果此非海相说得以证实的话，



那就不应过于夸大新疆各油田的远景。尽管我们可以在天山山麓带发现和开发有经济价值的重要油田，但却很难指望发现像巴库和马拉开波那样的大油田”³⁵ “虽然我们无意夸大新疆油田的远景，但是将来在天山山麓带和前山带及其它有利地区，很有可能发现与独山子油田同样大小或甚至更大的油田”，但“除非发现较深较好的含油层，独山子油田将只能是一个小油田。”³⁵

黄汲清从 1943 年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之后到 1955 年开展全国石油普查的十年多的时间内没有发表过一篇石油地质的文章，从 1944 年到 1977 年的 34 年间没有发表过一篇包含有陆相生油理论论述的文章。从 1955 年开始石油普查到大庆油田发现的差不多五年时间里，侯德封³⁶⁻³⁷、潘钟祥³⁸，特别是谢家荣^{6-7,9 & 39-44}发表了大量有关陆相生油的论述，但黄汲清先生没有发表过一篇包含有陆相生油论述的文章。

此外，“自大庆油田发现以后，就存在生油岩是陆相还是海相的争论，因为在含油岩系中发现了可以生活在海里的鱼类和瓣鳃类。在华北、苏北、江汉和三水等盆地的下第三系中，也发现了有孔虫等能够生活在海里的生物化石，同时还有海绿石，部分层中的化学特征（如硼含量、锶钡比）也与陆相不同，而与海相接近。因而又发生了下第三系含油层的生油岩是陆相还是海相的争论问题。”⁴⁵。但从大庆油田发现起直到 1978 年 1 月黄汲清发出上书信止的 18 年间，既没有看到黄汲清对大庆油田的海相陆相之争发表过什么意见，也没有见到黄汲清论述过陆相生油理论问题。

但是，在经过海相陆相的长期争论，最终认为大庆油田是陆相生油之后，在当年与他一起指导石油普查的谢家荣与世长辞 11 年多和李四光逝世几近 7 年之后，黄汲清突然“想起”了他 1943 年的报告，在 1978 年 1 月的上书信中谎称是他依据陆相生油理论提出找油的四大重点地区，去松辽和华北平原找油的，并为此不惜犯大忌，去涂改其 1957 年的报告《对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删除其中将我国东部平原的含油远景与海相第三系联系在一起的文字。所谓陆相生油理论指导松辽平原和华北平原石油普查抑或陆相生油理论指导大庆油田发现的说法由此产生。在中国学术界发生的那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地质力学理论发现大庆油田说与陆相生油理论指导发现大庆油田说之争也由此发生。黄汲清因此获得了“何梁何利优秀奖”，由此中国地质学会设立了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

一位地质大师，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我只有坚持科学真理的义务，而没有容忍谎言的权力”，“我不想为个人争荣誉”，一边编造以陆相生油理论为依据，提出找油的四大重点地区的谎言，一路走来竟然取得如此光鲜亮丽的“辉煌”成绩，令人惊叹不已。而在我们屡次指出大庆油田不是在陆相生油理论指导下发现的之后⁴⁶⁻⁴⁹，他们竟没有丝毫的反思与收敛，反而借纪念诞辰日的机会，在中国学术界的殿堂上集宣扬此谎言之大成，大肆鼓吹和宣扬这段虚假历史，如此下去，怎么向历史和子孙后代交代？

2024 年黄汲清诞辰 120 周年，有人借机精心策划，假非地质专业、更不了解大庆油田发现历程中的地质科学工作的年轻学者杨丽娟之笔，在《地质学报》上发表《探矿找油六十载：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勘探》¹⁹，在《中国科学报》上发表《黄汲清院士：突破理论束缚，摘掉“中国贫油”帽子》²⁰，大肆鼓吹和宣扬黄汲清以陆相生油理论指导石油普查，发现大庆油田，突破理论束缚，摘掉中国“贫油”帽子



的虚假历史，将发现大庆油田的功劳归功于黄汲清一人。为揭露这种虚假历史宣传，维护历史真相，本人撰写了《正本清源 还历史本来面目--对杨丽娟关于黄汲清与中国石油普查两篇文章的质疑》，于 2024 年 6 月投书《地质学报》编辑部。两个月后，它称《地质学报》不刊登争鸣文章，建议改投《地质论评》。8 月改投《地质论评》后，最终到 2025 年 2 月被《地质论评》编辑部以包括了对“学者”的道德评价为由封杀⁵⁰。文章提交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举行的中国地质学会下属的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举行的第 32 届学术年会，竟然也被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拒绝收入会议的《论文汇编》（同期提交给《地质论评》和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第 32 届年会的另外一篇论文，也因揭露所谓黄汲清提出四大重点地区的谎言而被他们封杀、并被拒绝收入《论文汇编》）。

总之，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有人要坚决维护“黄汲清以陆相生油理论指导石油普查发现大庆油田”的谎言，绝对不能让维护历史真相的文章问世。

中国地质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何在？在中国地质学会过往 102 年的历史中何曾发生过这样的咄咄怪事？

黄汲清本是中国一代地质大师，对我国地质学的诸多领域，尤其是在大地构造学、区域地质学、生物地层学、地质制图学方面贡献卓著。他是我国二叠系研究的开拓者、中国历史大地构造学的奠基人、中国地质图类编绘事业的重要开拓者。他作为一位石油地质学家，和他曾经的师长谢家荣一道指导了 1950 年代中国的石油普查，对大庆油田的发现也有重要贡献。因此他在我国地质界曾经享有崇高的威望。他本应运用他的威望，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正确反映大庆油田发现历程，作科学道德的楷模。然而他却趁着当年石油普查的主要当事人谢家荣、李四光都已经过世的“大好时机”，凭借他的显赫地位，在给中央领导的上书信中弄虚作假，一手制造了依据他的陆相生油理论提出找油的四大重点地区，发现大庆油田的骗局；绝口不提当年和他一起指导石油普查的谢家荣的名字，将发现大庆油田的功劳归功于他自己，丧失了一位科学家应该具备的基本品德，突破了一个科学家的道德底线，令人极为惋惜和遗憾。正是由于他的这般操作，导致了中国学界和社会关于大庆油田发现真相旷日持久的争论，一定程度上严重地败坏了学术风气和社会风气。

真正的历史是重要的。古今中外的先贤和思想家们，对此有着很精辟的论述。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大庆油田发现历程中的地质科学工作问题，在中国地质界乃至中国学术界发生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论，谎言与史实的较量，叹为观止。尊重历史，还历史本来面目，是我们后辈应尽的责任。虽然黄汲清先生已经过世多年，但他弄虚作假的行为，应当予以揭露和谴责而绝不应当唱赞歌。我们应当尊重史实，还历史本来面目，而不应该像《地质论评》和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所做的那样，竭力为歪曲历史的谎言提供掩护，这违背了学术研究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学会所属期刊与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压制不同意见，掩盖这一重大历史真相的行为同样应该受到谴责，应当引起学会领导的重视与问责，以杜绝类似事情的再次发生。期盼学会能为公开“存在于地质界的一个重大问题，即我国东部的大油田（包括大庆、胜利、大港、长庆等油田）到底是怎么发现的”的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贡献一份力量。



祝中国地质事业在未来的岁月里蒸蒸日上，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顺致

崇高的敬礼！

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研究员、85岁翁 张立生

2025年3月16日（乙巳年二月十七）于成都高新西区

参考文献

1. 中国地质学会. 2004. *黄汲清年谱*. 地质出版社. 1~341.
2. 阮维周. 1947. 东北石油资源及石油工业. *地质论评*, 12 (3-4): 163~179.
3. 翁文波. 1948. 从煤炭定碳比看中国石油远景. *翁文波学术论文选集*.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 1994: 122~127.
4. 谢家荣. 1948. 江南探油论. *矿测近讯*. (92): 114~116.
5. 谢家荣. 1949. 东北地质矿产概况和若干意见. *科学*. 31 (11): 323~328.
6. 谢家荣. 1952. 从中国矿床的若干规律提供今后探矿方面的意见. *地质学报*, 32 (3) : 219~231.
7. 谢家荣. 1953a. 学习苏联先进地质科学的一些体会. *科学通报*, (6): 41~43.
8. 谢家荣. 1953b. 探矿的基本知识与我国地下资源的发现. 北京: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 1~27.
9. 谢家荣. 1954a. 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 *石油地质*, (12): 20~21.
10. 李春昱. 1951. 从地质构造看中国油田. *地质论评*, 16 (2) : 29~37.
11. 王仰之. 1996. 中国石油编年史.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 1~214.
12. 高振西. 1950. 试论中国湖相白垩纪地层与石油之生成. *地质论评*, 15 (1-3): 75~76.
13. 李四光. 1954. 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 1996. *李四光全集*. 7: 367~369.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4. 李国玉 1998a. 译者的话. A. A. 特拉菲穆克等. 论中国的含油气远景. 李国玉等译.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 1~8页.
15. 李国玉 1998b. 调查出真知--康世恩从全国油气大调查中知道了中国含油气远景之广阔. A. A. 特拉菲穆克等. *论中国的含油气远景*. 李国玉等译.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 86~94页.



16. 谢家荣. 1956. 石油地质的现状、趋势及今后在中国勘探石油的方向. *科学通报*, (5): 48~53.
17. 国家地质总局文件(地办[1978]426号): 关于黄汲清同志向中央领导同志所反映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央档案馆, 全宗号 196, 目录号 27, 案卷号 0014, 序号 2). 未刊.
18. 黄汲清. 1993. 我与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勘探. 载: *黄汲清石油地质著作选集*. 154~198.
19. 杨丽娟. 2024a. 探矿找油六十载: 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勘探. *地质学报*, 98(3): 647~652.
20. 杨丽娟. 2024b. 黄汲清院士: 突破理论束缚, 摘掉“中国贫油”帽子. *中国科学报*(第 4 版), 2024-04-12.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决议, 中央档案馆, 全宗号 196, 目录号 4, 案卷号 0260, 序号 2. 未刊.
22. 翁文波 1993. 《黄汲清石油地质著作选集》序. 北京: 科学出版社. i ~ ii.
23. 苏云山. 1998. 对发现大庆油田作出重要贡献的黄汲清先生. 中国地质科学院. *黄汲清纪念文集*. 北京: 地质出版社. 123~125.
24. 黄汲清与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勘探(黄汲清口述). 2008. (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 *院史资料与研究*, 第 6 期(总第 108 期): 1~62. 未刊.
25. 吕 华(主编). 1992. *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查与发现*. 北京: 地质出版社. 1~427.
26. 谢家荣. 1955. 一九五四年普查检查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 1955 年地质会议文件汇编*. 北京: 地质出版社. 514~520.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决议, 中央档案馆, 全宗号 196, 目录号 5, 案卷号 0290, 序号 1. 未刊.
28. 任纪舜, 黄洁生. 2014. 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和第一轮全国石油普查--任纪舜院士访谈录. 载: 任纪舜(主编): *从天山之麓到松花江畔--纪念黄汲清先生诞辰 110 周年*.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31.
29. 黄汲清. 1957. 对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提纲). 中央档案馆, 全宗号 196, 目录号 6, 案卷号 050, 序号 1. 未刊.
30. 黄汲清. 1993. 对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 载: *黄汲清石油地质著作选集*. 112~125.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3.
31. 竺可桢. 1957. 竺可桢日记. *竺可桢全集*. 14: 2008.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32. 黄汲清. 1962. 中国含油气地层的地质时代和分布规律及含油区远景的初步意见. 载: 黄汲清. *黄汲清石油地质著作选集*. 126~136.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3.
33. 郑明焕, 周国钧. 1979 年 5 月 4 日致中国科协代主席周培源同志并其他领导同志的信. 中央档案馆, 全宗号 196, 目录号 27, 案卷号 14, 序号 9. 未刊.
34. 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关于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的报告. 中央档案馆, 全宗号 196, 目录号 4, 案卷号 0260, 序号 3. 未刊.



35. T. K. Huang, C. C. Young, Y. C. Cheng, T. C. Chow, M. N. Bien and W. P. Weng. 1947. Report on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some oil-fields in sinkiang. *The National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Geological Memoirs. Series A*, Number 21.
36. 侯德封. 1955. 目前我国石油地质工作中基本问题. *地质知识*, (4): 1~7.
37. 侯德封. 1959. 关于陆相沉积盆地石油地质的一些问题. *地质科学*, (8): 225~227.
38. 潘钟祥. 1957. 中国西北部的陆相生油问题. *石油勘探*, (4): 4~8; (5): 14~17.
39. 谢家荣. 1954b. 序. *古勃金院士与石油地质学*. 北京: 中国科学院出版社.
40. 谢家荣. 1957a. 石油及天然气矿床的普查. *石油地质论文集*. 北京: 地质出版社. 73~93.
41. 谢家荣. 1957b. 关于中国若干油气区普查和勘探方向的初步意见. *石油工业通讯*, (9): 9~11, (10): 9~14.
42. 谢家荣. 1957c. 中国油气区和可能油气区的划分与评价. *科学*, 33 (1): 13~18.
43. 谢家荣. 1957d. 石油是怎样生成的. *石油地质论文集*, 北京: 地质出版社. 5~42.
44. 谢家荣. 1957e. 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及对今后勘探工作的意见. *石油地质论文集*, 北京: 地质出版社. 116-123.
45. 安作相. 1992. 我国陆相生油说发展 40 年. 石宝珩, 王仰之, 刘炳义, 主编. *中国石油史研究*.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 34~44.
46. 张立生. 2009. 大庆油田发现前的陆相生油理论与谢家荣的贡献. 载: *地质学史论丛*, (5). 北京: 地质出版社. 412~431.
47. 张立生. 2010. 大庆油田发现前的陆相生油理论与谢家荣的贡献--兼论大庆油田不是在陆相生油理论指导下发现的. 载: *中国石油的丰碑--纪念谢家荣教授诞辰 110 周年*.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6~39.
48. 张立生. 2015a. 大庆油田发现前的陆相生油理论与谢家荣的贡献--兼论大庆油田不是在陆相生油理论指导下发现的. 载: *论大庆油田发现真相*.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03~127.
49. 张立生. 2015b. 是雪泥鸿爪, 还是舞文弄墨--再论大庆油田不是在陆相生油理论指导下发现的(读任纪舜黄洁生《从天山之麓到松花江畔》笔记). 载: *论大庆油田发现真相*.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28~182.
50. 章雨旭(《地质论评》编辑部前主任) 2025 年 2 月 4 日致张立生电邮. 未刊.

Author contributions

Lisheng Zhang contributed to the data collection, compi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and wrote the paper.

Data availability



Data sets generated during the current study and internal reports/files referenced in this paper are available from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on reasonable request, but restrictions apply to any data used in these studies.

Declaration of competing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that he has no known competing financial interests o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at could have appeared to influence the work reported in this paper.

Use of AI tools declaration

The author declares that he has not us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ools in the creation of this article.

